

1991—1993

散文选

YIJIUJIUYI-YIJIUJIUSANSANWENXUAN



YIJIUJIUYI-YIJIUJIUSANSANWENXUAN

1991—1993

散文选

季滌尘 丛培香 选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北京

(京)新登字00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91~1993散文选/季涤尘,丛培香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5.12

ISBN 7-02-002029-1

I.19... II.①季... ②丛... III.散文-中国-当代-选集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4)第11073号

责任编辑:丛培香

封面设计:徐中益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435千字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8.875 插页2

1995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5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定价 25.45 元

编 选 说 明

为了展示当代散文创作的成就,满足广大读者和散文研究者的需要,八十年代以来,本社已先后出版了《1980—1984 年散文选》、《1985—1987 年散文选》和《1988—1990 年散文选》。这本选集接续前编,时限是从 1991 年 1 月至 1993 年 12 月;选录作品的范围,包括抒情、叙事散文和随笔。

已故著名作家秦牧说过:“生活丰富多彩的时代需要多种多样、五光十色的散文来反映它。叱咤风云的,剖析事理的,讴歌赞美的,谈笑风生的,给人以思想启发和美感陶冶的,我们都需要。而现在,在我们这个散文传统深厚的国度里,散文也真正在这样发展了。”(《〈中国散文百家谭〉总序》)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散文创作一直呈上升趋势,近年更是欣欣向荣,气象万千。打开专门的散文杂志、众多的文学期刊和非文学杂志,以及许多报纸的副刊,反映时代、自由抒写、生动活泼的散文、随笔随处可见,其中不乏情文并茂、引人入胜的佳作。

本选集从最近三年内全国报刊发表的散文作品中,选录了抒情散文和随笔一百二十一篇。这些作品,分别出自名家和新秀,大陆作家和台、港、海外华文作家之手。它们题材不一,内容各异,流派纷陈;但是,作者们在字里行间,无不倾吐了真诚的感情,传达出内心和事物的本真。而优秀的散文作品,总是以其至情真性和思想光华,有力地叩击着读者的心扉。

入选作品分为四组,前三组为大陆作家的作品,依最初发表

的时间顺序排列；第四组为台、港、海外华文作家的作品。

需要说明的是，本社以往出版的散文选，只选大陆作家的作品；而在本集内，同时也选了一些台湾、香港作家和海外华文作家的作品。不过，由于资料来源局限于大陆地区的出版物（报刊和散文集），加以篇幅的限制，所以选录的作品较少。或许将这一部分看作本书的“附录”更为合适。

本书的编选工作，肯定会有疏漏和不足之处，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1994年5月

目 录

我与地坛	史铁生(1)
匹夫有责论	施蛰存(21)
多年父子成兄弟	汪曾祺(24)
黑龙潭印象	郑伯伦(28)
妈妈的笑	张燕翎(32)
菩提	叶公觉(37)
我心灵中珍藏的画卷	白桦(42)
苇航	贾宝泉(45)
妈妈,我也能看到光明	史光柱(50)
洋房	左弦(53)
散文二题	叶至诚(58)
离别西海固	张承志(66)
花开两地	
——写在罪恶成为历史之时	陈丹燕(77)
黄土娃娃背太阳	许墨林(85)
古镇·月亮·女人	章左声(88)
水天苍茫寄深情	海笑(92)
到了天尽头以后	邓伟志(96)
小渔村童话	吕纯晖(98)
重上白石山	魏巍(101)

大哉陶子

- 教师节遐思 王晋堂(106)
- 创造系列 叶 梦(109)
- 风雨壶口 高 创(126)
- 雪又落在草上 张立勤(133)
- 向导 刘烨园(138)

- 彭大将军接见记 杜鹏程(140)
- 屏水 章 汉(145)
- 牡丹的拒绝 张抗抗(148)
- 北京街上的树 韦君宜(152)
- 巫山神女 叶君健(154)
- 两种美国人 端木蕻良(158)
- 一字歌 戴厚英(162)
- 享受春天 郑云云(165)
- 黄河入海时 卢得志(168)
- 照片,摄于 1924

- 写在圆明园罹难 130 周年之际 张若愚(172)
- 雀疑 谢 璞(178)
- 西行漫笔 叶延滨(181)
- 扶桑三记 何志云(191)
- 献身树和绞杀树 冯 牧(198)
- 我还年轻 绿 原(205)
- 关于死的反思

- 兼为之唱一赞歌 萧 乾(211)
- 男子汉的哭声 谢春池(217)
- 冰吼 刘心武(220)

垒垒帝王陵	刘成章(223)
一点不能忘记的记忆	苏 叶(227)
夕阳·女人	许 雁(232)
圣堂山圣典	彭 洋(237)
天街	吴丽嫦(240)
逍遥	王 蒙(245)
童心	方 旭(247)
幻想三题	斯 妤(250)
那个城	袁 鹰(254)
有话对你说	韩小蕙(260)
过不去的夏天	张 洁(268)
卖书记	李国文(270)
蔓丝藕实	雷 达(279)
等雪	唐 敏(289)
面对母亲	肖复兴(293)
唱起这支歌	荪 勃(297)
秋凉偶记	芸 斋(300)
春之声	
——上海纪事	何 为(305)
花圈(外一章)	屠 岸(310)
鹿回头之夜	喻大翔(313)
远郊无童话	王英琦(316)
怀念二叔	巴 金(328)
少女面模	冯 至(333)
呼吸蓝天	邵燕祥(336)
到秦川才识江南	陈 肃(339)

狗·猫·鼠	秦 牧(343)
送春	宗 璞(348)
我的家在哪里?	冰 心(351)
一个王朝的背影	余秋雨(353)
孙子	冯苓植(373)
神奇的时间	柯 灵(377)
芳邻侯宝林	黄宗江(380)
惊梦	林斤澜(384)
自我二重奏	周国平(386)
沉淀的人生	冯骥才(394)
说话	贾平凹(400)
童年的梦	姜德明(402)
老虎的故事	刘 金(404)
关于雕像	郭 风(407)
江南三凭栏	公 刘(412)
湖问	王充闾(419)
第一次观礼	杨 绛(424)
茫茫飞	高晓声(428)
行者	周 涛(430)
角落	张守仁(433)
女人不能生病	陈祖芬(436)
故乡	徐开垒(439)
冬日五则	刘白羽(447)
夜读岳飞	李元洛(452)
津沽旧事	张中行(455)
幽径悲剧	季羨林(461)
浮生偶遇	杨羽仪(466)

美石城玄想	舒 展(473)
拾海小札	徐 刚(477)
在风中	赵丽宏(480)
台湾印象	牛 群(485)
我的朋友舒柏特	孙道临(489)
聆听西藏	扎西达娃(498)
金子的呼唤	武俊瑶(502)
骡子	乔忠延(509)
潇洒“老”一回	忆明珠(514)
黄金的日子	老 愚(516)
泪	金克木(518)
说马	沙 白(520)
白云轻轻入梦来	枫 野(524)
燕园寻.....	叶稚珊(529)
历尽艰辛我与君	
——献给亲爱的秦牧	紫 风(532)
面对秋阳	
——且当文学独白	从维熙(543)
跳一支舞也是很好的	(台湾)三 毛(548)
天津夜,好风似水	(台湾)罗 兰(551)
零乱茶烟	[美国]陈香梅(559)
恰似遮不住的青山隐隐	[瑞士]赵淑侠(563)
乡情的联想	[美国]许以祺(569)
小桥流水人家	[美国]谢冰莹(573)
绿毛龟	[新加坡]尤 今(576)
是那片古趣的联想	(香港)金耀基(580)

“雅舍”的主人	(台湾)林海音(584)
外文系这一行	(台湾)余光中(587)
智慧·德性	(台湾)张秀亚(593)

我与地坛

史铁生

我在好几篇小说中都提到过一座废弃的古园，实际就是地坛。许多年前旅游业还没有开展，园子荒芜冷落得如同一片野地，很少被人记起。

地坛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缘分。地坛在我出生前四百多年就坐落在那儿了，而自从我的祖母年轻时带着我父亲来到北京，就一直住在离它不远的地方——五十多年间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它周围，而且是越搬离它越近了。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多年。

它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四百多年里，它一面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坍圮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砌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十五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它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

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园子，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

它。我一下子就理解了它的意图。正如我在一篇小说中所说的：“在人口密聚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

两条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我就摇了轮椅总是到它那儿去，仅为着那儿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我在那篇小说中写道：“没处可去我便一天到晚耗在这园子里。跟上班下班一样，别人去上班我就摇了轮椅到这儿来。”“园子无人看管，上下班时间有些抄近路的人们从园中穿过，园子里活跃一阵，过后便沉寂下来。”“园墙在金晃晃的空气中斜切下一溜荫凉，我把轮椅开进去，把椅背放倒，坐着或是躺着，看书或者想事，捋一杈树枝左右拍打，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蜂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触须，猛然间想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回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树干上留着一只蝉蜕，寂寞如一间空屋；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坠地摔开万道金光。”“满园子都是草木竞相生长弄出的响动，窸窣窸窣窸窣窸片刻不息。”这都是真实的记录，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

除去几座殿堂我无法进去，除去那座祭坛我不能上去而只能从各个角度张望它，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我都去过，差不多它的每一平米草地上都有过我的车轮印。无论是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什么时间，我都在这园子里呆过。有时候呆一会儿就回家，有时候就呆到满地上都亮起月光。记不清都是在它的哪些角落里了，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

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比如你起早熬夜准备考试的时候，忽然想起有一个长长的假期在前面等待你，你会不会觉得轻松一点？并且庆幸并且感激这样的安排？

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这却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就能完全想透的，不是能够一次性解决的事，怕是活多久就要想它多久了，就像是伴你终生的魔鬼或恋人。所以，十五年了，我还是总得到那古园里去，去它的老树下或荒草边或颓墙旁，去默坐，去呆想，去推开耳边的嘈杂理一理纷乱的思绪，去窥看自己的心魂。十五年中，这古园的形体被不能理解它的人肆意雕琢，幸好有些东西是任谁也不能改变它的。譬如祭坛石门中的落日，寂静的光辉平铺的一刻，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被映照得灿烂；譬如在园中最为落寞的时间，一群雨燕便出来高歌，把天地都叫喊得苍凉；譬如冬天雪地上孩子的脚印，总让人猜想他们是谁，曾在哪儿做过些什么，然后又都到哪儿去了；譬如那些苍黑的古柏，你忧郁的时候它们镇静地站在那儿，你欣喜的时候它们依然镇静地站在那儿，它们没日没夜地站在那儿从你没有出生一直站到这个世界上又没了你的时候；譬如暴雨骤临园中，激起一阵阵灼烈而清纯的草木和泥土的气味，让人想起无数个夏天的事件；譬如秋风忽至，再有一场早霜，落叶或飘摇歌舞或坦然安卧，满园中播散着熨帖而微苦的味道。味道是最说不清楚的，味道不能写只能闻，要你身临其境去闻才能明了。味道甚至是难于记忆的，只有你又闻到它你才能记起它的全部情感和意蕴。所以我常常要到那园子里去。

二

现在我才想到，当年我总是独自跑到地坛去，曾经给母亲出了一个怎样的难题。

她不是那种光会疼爱儿子而不懂得理解儿子的母亲。她知道我心里的苦闷，知道不该阻止我出去走走，知道我要是老呆在家里结果会更糟，但她又担心我一个人在那荒僻的园子里整天都想些什么。我那时脾气坏到极点，经常是发了疯一样地离开家，从那园子里回来又中了魔似的什么话都不说。母亲知道有些事不宜问，便犹犹豫豫地想问而终于不敢问，因为她自己心里也没有答案。她料想我不会愿意她跟我一同去，所以她从未这样要求过，她知道得给我一点独处的时间，得有这样一段过程。她只是不知道这过程得要多久，和这过程的尽头究竟是什么。每次我要动身时，她便无言地帮我准备，帮助我上了轮椅车，看着我摇车拐出小院；这以后她会怎样，当年我不曾想过。

有一回我摇车出了小院，想起一件什么事又返身回来，看见母亲仍站在原地，还是送我走时的姿势，望着我拐出小院去的那处墙角，对我的回来竟一时没有反应。待她再次送我出门的时候，她说：“出去活动活动，去地坛看看书，我说这挺好。”许多年以后我才渐渐听出，母亲这话实际上是自我安慰，是暗自的祷告，是给我的提示，是恳求与嘱咐。只是在她猝然去世之后，我才有余暇设想。当我不在家里的那些漫长的时间，她是怎样心神不定坐卧难宁，兼着痛苦与惊恐与一个母亲最低限度的祈求。现在我可以断定，以她的聪慧和坚忍，在那些空落的白天后的黑夜，在那不眠的黑夜后的白天，她思来想去最后准是对自己说：“反正我不能不让他出去，未来的日子是他自己的，如果他真的

要在那园子里出了什么事，这苦难也只好我来承担。”在那段日子里——那是好几年长的一段日子，我想我一定使母亲作过了最坏的准备，但她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你为我想想。”事实上我也真的没为她想过。那时她的儿子还太年轻，还来不及为母亲想，他被命运击昏了头，一心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她有一个长到二十岁上忽然截瘫了的儿子，这是她唯一的儿子；她情愿截瘫的是自己而不是儿子，可这事无法代替；她想，只要儿子能活下去哪怕自己去死呢也行，可她又确信一个人不能仅仅是活着，儿子得有一条路走向自己的幸福；而这条路呢，没有谁能保证她的儿子终于能找到。——这样一个母亲，注定是活得最苦的母亲。

有一次与一个作家朋友聊天，我问他学写作的最初动机是什么？他想了一会：“为我母亲。为了让她骄傲。”我心里一惊，良久无言。回想自己最初写小说的动机，虽不似这位朋友的那般单纯，但如他一样的愿望我也有，且一经细想，发现这愿望也在全部动机中占了很大比重。这位朋友说：“我的动机太低俗了吧？”我光是摇头，心想低俗并不见得低俗，只怕是这愿望过于天真了。他又说：“我那时真就是想出名，出了名让别人羡慕我母亲。”我想，他比我坦率。我想，他又比我幸福，因为他的母亲还活着。而且我想，他的母亲也比我的母亲运气好，他的母亲没有一个双腿残废的儿子，否则事情就不这么简单。

在我的头一篇小说发表的时候，在我的小说第一次获奖的那些日子里，我真是多么希望我的母亲还活着。我便又不能在家里呆了，又整天整天独自跑到地坛去，心里是没头没尾的沉郁和哀怨，走遍整个园子却怎么也想不通：母亲为什么就不能再多活两年？为什么在她儿子就快要碰撞开一条路的时候，她却忽然熬不住了？莫非她来此世上只是为了替儿子担忧，却不该分

享我的一点点快乐？她匆匆离我去时才只有四十九呀！有那么一会，我甚至对世界对上帝充满了仇恨和厌恶。后来我在一篇题为《合欢树》的文章中写道：“我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闭上眼睛，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很久很久，迷迷糊糊的我听见了回答：‘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我似乎得了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正从树林里穿过。”小公园，指的也是地坛。

只是到了这时候，纷纭的往事才在我眼前幻现得清晰，母亲的苦难与伟大才在我心中渗透得深彻。上帝的考虑，也许是对的。

摇着轮椅在园中慢慢走，又是雾罩的清晨，又是骄阳高悬的白昼，我只想着一件事：母亲已经不在。在老柏树旁停下，在草地上在颓墙边停下，又是处处虫鸣的午后，又是鸟儿归巢的傍晚，我心里只默念着一句话：可是母亲已经不在。把椅背放倒，躺下，似睡非睡挨到日没，坐起来，心神恍惚，呆呆地直坐到古祭坛上落满黑暗后再渐渐浮起月光，心里才有点明白，母亲不能再来这园中找我了。

曾有过好多回，我在这园子里呆得太久了，母亲就来找我。她来找我又不想让我发觉，只要见我还好好地在这园子里，她就悄悄转身回去，我看见过几次她的背影。我也看见过几回她四处张望的情景。她视力不好，端着眼镜像在寻找海上的一条船，她没看见我时我已经看见她了，待我看见她也看见我我就不去看她，过一会我再抬头看她就又看见她缓缓离去的背影。我单是无法知道有多少回她没有找到我。有一回我坐在矮树丛中，树丛很密，我看见她没有找到我；她一个人在园子里走，走过我的身旁，走过我经常呆的一些地方，步履茫然又急迫。我不知道她已经找了多久还要找多久，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决意不喊她